



龜巢詩文鈔卷首
龜巢老人墓銘
滋熾大父別業烈塘
家乃燬烟滅埃飛三
百植舊家奕葉盡蕉
萃惟我雙

龜巢詩文鈔卷首

龜巢老人墓銘

龜巢老人姓謝氏應芳其名子蘭字早從於親聞譜
系世居開封多顯貴六世之祖武進尉東西謝莊族
滋熾大父別業烈塘浹生男七人一進士遭宋革命
家乃燬烟滅埃飛三百植舊家奕葉盡蕉萃惟我雙



親踣而起四男一女同遺體男皆吾兄女皆姊伯兄
蚤歿孤蘋爾二仲及嬖竟無嗣我生迂踈昧生理妻
任井臼畜三子木也左右奉菽水曰林曰森伯為禰
七孫惟塏冠而儷坦垣成童餘幼穉商周興亡陵谷
異舉家幸獲全生齒干戈廿年浮海避強名龜巢等
游戲還鄉無復舊閭里築室橫山墓山址春秋虛度

八十二著書數編而已矣府公遺石誌丘窆聊爾云
云敘終始大明洪武歲次丁巳七月丁亥病間口授
友人江陰張端書于石

龜巢詩文鈔目

卷一

觀浴佛

曹娥碑

元昆陵謝應芳子蘭著

明後學葉夔司韶錄

屈原

養竹成大林

呈趙徵士

慈烏

義鴿

河魴

樹頭鴉白鳴

刺促行

過鄒忠公墓

過無錫口號

感事二首

感興

烈婦歌

自挽二首

古樂府三章

東西家

人面獸

老蠶

負暄

卷二

答陳先生禱疾書

與盛教授請除土地夫人書

復與盛教授書

論吳人不當祀范蠡書

癘鬼辯

辯訛

請修顧元公祠墓呈

龜巢記

後龜巢記

龜巢詩文鈔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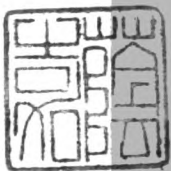
詩

先生詩甚富錄其一二以有關於風教也其全集尚俟好古有力者刊而廣焉葉夔識

觀浴佛

銀盤水浴紫金身膜拜殷勤聚俗人周孔豈無初度

日諸生誰為薦溪蘋



屈原

屈原投江死楊雄投閣生一時生死事千古是非名

曹娥碑

死孝魚龍窟垂名簡冊香江流隨姓氏鄉土奉蒸嘗
黃絹碑辭古青山宰木長世間臬鏡子何面過祠堂

養竹成大林

養竹成大林頻年竹生孫美竹非不多惡竹亦已繁
群奴為洗之往哉聆我言美者慎勿傷去惡必去根
勿虞爾斧缺勿憚爾力煩宿莽蕩無餘清風仍滿園

呈趙徵士

吳姬手執金叵羅春風笑面生紅渦主人留客長夜
飲客拜主人辭酒多主人沉醉客亦醉客散扶歸主

人睡殘盃冷炙厨頭傾鄰家兒有啼饑聲

慈鳥

倚牕看慈鳥生雛念雛饑黃口未能啄雌雄交哺之
羽衣日以長飛飛展雙翼父母乃巢居群雛為求食
得食能幾何入口不下咽去時聲啞啞歸來羽翩翩
大鳥能爾慈小鳥能爾孝他時子生子宜亦如爾報

人為萬物靈不孝誠何心我今作此詩警世還自箴

義鴿

江浙平章嬖嬖家養二鴿其雄斃于狸奴家
人以他雄配之遂鬪而死為作義鴿詩

翩翩雙飛奴其羽白如雪烏圓忽相殘雄死雌蹒躄
絕食累數日悲鳴聲不歇蒼頭配他偶捍拒項流血
血流氣亦憤血盡氣乃絕嗟爾非鴛鴦失配不再結

嗟爾非睢鳩所性殊有別於人儼莊姜之死同一轍
夫何宮壺內往往少貞烈夏姬更九夫河間不堪說
聊爲義鵠行永激婦女節

河鮑

世言河鮑魚大美有大毒彼美吾不知彼毒聞已熟
其子小如芥食之脹如菽腹腴膏血多目睥頭項縮

烹爨苟失飪禍至不轉矚或言直一死輕命重口腹
邇來州里間杯羹數家哭譬諸安與史甘用取顛覆
溺愛多不明奚止一水族作此河鮑歌逢人敢忠告

樹頭鴉白鳴

樹頭鴉白鳴農人起耘苗問之何爾忙良田莠驕驕
去年耘較遲草蔓人力寡稂莠非不除卒以害吾稼

吾聞農人語猛省天下事養虎常害人玩寇亦如此

刺促行

刺促何刺促江上秋風破茅屋
誰憐杜少陵長歌之哀甚於哭故山可望不可歸
鬪饑臺高春草綠浮雲滓日竟誰洗烈火連天勢難撲
三農不復把犁鋤風雨荷戈城上宿於戲人生有子作征夫不如返

哺林間鳥

過鄒忠公墓

忠公天下士夙學能慎獨平生寸心丹耿耿照黃屋
元符引裾諫痛甚賈生哭上言正中宮下言斥當軸
直道時不容除名竄荒服建中及崇寧寵辱手翻覆
炎烝嶺南地文章散清馥晚歲歸故山林莊竟埋玉

向來望佳城鬱鬱暗松竹今為禾黍區春雨耕穀棘
翁仲知何歸雲仍困無告嗟爾佔畢生斯文賴私淑
願言理侵疆重來植宰木愚山將移山自謂計已熟
精衛欲填海可柰力不足傷心復傷心殘碑臥荒麓

過無錫口號

丞相樓船搥大鼓鐵騎前驅猛於虎何物鼠輩敢跳

梁不畏輕遭萬鈞弩落日未落懸林梢一天殺氣風
騷騷官軍縱火鼠入窟太湖水濶陽山高相君賢似
唐裴度豈無將軍如李愬兜鍪戴雪搗賊巢一夕湖
船竟飛渡我有方寸鐵願作將軍箭將軍三箭定陽
山湖水依然淨如練

感事二絕

草暗日欲落山迴路轉賒叔教呼不起誰斬兩頭蛇
蹊田牛奪去立仗馬令肥安得春秋筆公然決是非

感興

兩目眇昏耳又聾僅存方寸古秦銅忘機自得親鷗
侶含弩從教伏射工百越溪山詩枕上四時風月酒
杯中惜春無柰春狼藉頻遣蒼頭掃落紅

烈婦歌并序

婦姓周氏蘇州太倉人至正丙申其父以兵
帥貪虐陰結壯士數輩將殺之謀泄舉家被
戮帥之子悅婦少艾誘為妻不從痛罵而死
鄉人義而哀之構祠立碑廉夫楊先生為記

陳君手持烈婦碑勸我為作烈婦歌人生自古孰無
死烈婦之死名不磨本是東倉小家女粉黛不施眉
自嫵父憐母惜忍違離納壻於家半年許阿爺從軍

膽氣麤欲殺不義奔京都手持芒刃機不密身落禍
坑家乃屠繡衣惡少元帥子少年絕愛傾城美願言
攜手與同歸即免梟首尸諸市惡少滿屋堆黃金安
知難買烈婦心耳邊言逐飄風過腹內怨含滄海深
罵聲不絕惡少怒馬上揮刀斫頭去雙鸞羞覩青銅
鏡全家甘赴黃泉路娟娟肌體嬌如雪烈烈肝腸堅

似鐵一團怨血泣婁江至今流水聲嗚咽男兒讀書
幾冠巾偷生或忍忘君親奴顏婢膝曳朱紫得不媿
此裙釵人嗚呼得不媿此裙釵人

自挽 洪武六年
九月作

齷齪龜巢翁飄蕭烏角巾干戈二十年幸爾全其身
平居足三樂此去棄六親青山爲我宅白雲爲我隣

寄聲謝相知毋勞爲酸辛
生為無用人死作無名鬼生死天地間區區等螻蟻
商人自然饑楚人徒赴水長鑿付兒曹持以字妻子
將來事無涯庶免闕吾耳

古樂府三章

初度茂以爲樂杜撰古樂府三章令諸孫誦之老夫聽之比之輓歌蒿薤於柩前豈不樂

哉

龜巢老人忘食貧晚歲強欲娛賓親賣琴沽酒作生
日蹲鴟爛煮鮭菜新承歡幸有斑衣人君不見古人
云杯酒不到劉伶墳杯行莫厭頻
龜巢老人貌不揚觸邪之性如神羊生憎巫覡煽妖
妄疾視眴竺隲細常耄無能爲龜六藏滄浪曲窈窕

章有時擊節呼兩郎男兒當自強
龜巢老人年紀多雞皮鶴髮背橐駝金丹自古無足
信鐵硯從今亦不磨坐待蓋棺歸薜蘿春有相巷有
歌此時不樂成蹉跎殘生能幾何

東西家

東家賣兒哭幽咽西家鬻妻含淚別形容總覺瘦如

豺肝膽那能堅似鐵低田水沒欠秋租今年夏麥且
更無妻兒舍我莫怨呼我亦忍饑朝暮殂

人面獸

人面獸長七尺人衣冠人飲食面有七竅皆人形猛
獸之心人莫測生來害物固不少群居猶自藏牙爪
一朝忽欲吞噬人豹麕熊父皆驚倒人面獸聽吾言

一人受害一家苦
爺孃妻子令失所
殘忍胡為至如
許人言汝性多陰
毒中汝毒者悅汝
目快汝腹汝心
方厭足烏乎馮婦
或再生獸乎獸乎
勿橫行恢恢天
網布八紘莫道網
踈可漏天聾盲

老蠶

蠶老不眠食
日夜作繭忙
繭成上繰車
雪色藕絲香

垂衣美紱冕
在上供君王
衣被普天下
其功實難量
蜘蛛巧如之
結網能高張
蟻蠓可欺者
羅致日充腸
予生勉績學
歲閱九十霜
為蠶不為蛛
賦善賴彼蒼
雖無黃絹詞
斐然成厥章
小則效裨補
大以繫綱常
制度苟無違
尺短寸有長
願言後之人
緒餘無或忘

負暄

峩峩芳茂山爲我遮朔風南陸日杲杲南簷煖融融
盤飧豆粥輒箕踞藁席重追思古羲皇首出開鴻蒙
宮居食而衣生民賴軒農勲華教明倫三代禮樂隆
尼山集大成斯文萬世宗余心幸有知不與草木同
年紀近百歲心孔猶四通三字四字句經訓授童蒙
七言五言詩大音鳴寸衷時無鷄窠兒自號龜巢翁

負暄樂如此人言少如儂儂亦自知足作詩謝天公

龜巢詩文鈔卷二

文

先生之文散見於他所論著者甚多今姑錄此數首以其闢邪衛正得昌黎遺旨故表見云葉

識
答陳先生禱疾書

趙生來辱書謂古之君子莫不言陰陽鬼神而敬信

之今之有疾而禱者亦敬信之心所由發也吾友何力詆其非耶是不然平居日用暗室屋漏曾不知天地鬼神之足畏迨其有疾惟巫是聽必曰某鬼某神禍之祈禱百端炳楮鏹如納賂然甚者破家蕩產且乞諸隣里親戚而為之助幸而愈則欣欣然歸德於巫如其不幸則曰禱之或遲也祀之之禮或未至也

鬼神怒而奪之也烏乎愚哉人之死生命於初其有疾疾由於氣之乖戾猶陰陽戾而兩間之災咎見焉苟以人之有疾禍由鬼神則兩間之災咎又孰禍夫天耶理固灼然人莫之信如應芳者賴以經訓之力頗明是理不為巫覡所惑故鄉俗有秀才不信陰陽鬼神之謗惟先生證之先生儒林老成人所敬服遇

有可語者賜一言曉之吾道幸甚風俗幸甚先生名師可字
伯大應芳父執也推相愛為忘年交以予痛斥巫覡
故遺書見詰予答是書辱同郡趙師呂張德遠錢拱
之何中行霍用德僧玉井等是之轉相傳錄不事祈
禱金壇蘇景瞻素謂同志甚加歎賞且能訓其子若
孫力行
于家

與盛教授請除土地夫人書

自先生之教于常也講明義理多士悅服繕修廟學

巨構一新應芳竊嘗與鄉之諸老論 國朝置郡博
士以來未有如先生用心之勤者也特有細故一端
尚宜改作應芳伏覩本學重建地靈祠于戟門之外
其神本無有也使誠有之是豈不知廉耻者哉今肖
像之設夫婦偶坐楚楚乎裙釵之飾朱粉之妝侍從
在旁男女雜處儼然居聖人清廟之下能無耻乎禮

曰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又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雖近世禮俗之弊亦未嘗無男女之別至如閭閻細
民客或過之其妻猶避而不出豈有身為神妻乃不
知內外之分呈身露面眉案並食以饗士大夫籩豆
之薦反不若閭閻匹婦乎吁幽明雖殊理則一致決
無是理明矣比聞先生有見於此止欲設地靈一像

今乃不然豈先生以此為細故不欲矯世違俗而姑
從衆也歟但學校者風化所由出之地凡有作為衆
所矜式愚恐四方來觀將謂禮或宜然轉相倣效而
卒莫知其非也又恐禮法之士從而議之又安知先
生初見之明如彼後來從衆之意如此耶惟先生以
義揆之勇為撤去非惟雪神羞明禮教不淪胥於習

俗之繆抑亦可見先生不以人廢言矣愚又有說焉
夫地之靈莫靈於賢者也若吳季子張文靖胡文恭
鄒忠公諸賢皆毘陵土產之英靈學有舊祠卑陋弗
稱即以此祠奉之豈不勝夫無名氏之鬼乎程子曰
除神祠而民爲善夫如是而有獲戾於鬼神者其爲
殃咎宜加於應芳之身無悔

復與盛教授書

應芳比見地靈祠塑夫婦之像殊未合禮僭越有言
冀先生聽之或庶乎他山之石云耳書去未蒙回示
或有謂予者曰恠神之事聖人不語非不語也不易
語諸人也夫地靈之神配偶有無儒先必嘗論說今
吾子以一介之微言雖或屢中恐未足取信於人柰

何予聞之既謝不敏退而考諸五峯胡先生之論南嶽曰世爲廟貌男女屋居褻瀆之甚北溪陳先生曰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能曉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爲婦耶然則土地之於山嶽類也像貌之設已爲不經况復加之配偶乎惟先生撤而去之以祛衆惑其有未喻者請以

前二公大儒之言曉之其誰曰不然况當今天下之所通祀者曰三皇曰孔子曰社稷或廟貌焉或壇壝焉皆無配偶何物地靈乃獨有之愚也稽之古訓已如彼參之祀典又如此反覆思繹決無是理不免再用塵瀆以殫千慮一得之愚先生垂察焉

常學舊有土地祠多設木偶盛先生嘗與予議除之既而重構此祠爲俗論所惑仍作地靈夫婦之像予二書乃爲除去時

至正八年三月也先生名昭字克明
維揚人後為淮南省都事守節死

論吳人不當祀范蠡書

應芳投老異鄉如龜藏六未嘗造公卿大夫之門也
今一造焉固不敢如方朔自譽毛遂自薦以求其用
亦非有富國強兵之策驚世駭俗之論以售其能特
以古人一事關係風化敢請為閣下陳之僕近過吳

江嘗遊三高祠顧瞻遺像覽前人記載金石之文見
所謂三高者曰范蠡曰張翰曰陸龜蒙謂其清風峻
節天下共高之邑人為東家丘而祀之僕於是竊有
惑焉夫季鷹魯望吳產也吳人眎為東家是已鷗夷
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留吳心未嘗一日忘乎越
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

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
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跡而去其識見固高於
常人然浮海之裝相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
自齊居陶父子耕畜轉物逐利復積蓄累鉅萬太史
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校諸子房辭
漢脩然從赤松子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

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為貪
為穢亦不為過尚何風節之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
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讎於理其可乎哉禮云
民不祀非族况仇讎乎或曰昔已舉之不可廢也僕
應之曰吳有三高特未之思耳若秦伯仲雍延陵季
子真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為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

高山景行之思惟當道君子循名責實改而易之足以稱三高之名雪千載之羞而厭服輿人之心然斯言也僕不往告之他人而特聞於閣下者誠以閣下心正而理明學廣而識高見義所在勇於有爲凡於正人心厚風俗之事知無不行特此一端偶未之及此僕所以發其久箱之口也惟閣下參秉鈞衡之暇

稽諸祀典以理裁之以義決之爲之改作尊三讓至德之聖祀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鷹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惟大人君子垂察焉若謂蠡有功當祀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

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第恐不知者以僕所言既不足以謀身又不急於世用斥其迂而笑之然僕之心誠無愧焉古諺云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所恃高明必蒙鑑察

是書上饒公參政方議移文有司會世變而止

厲鬼辯

往予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迓神赤髮青面吻出四牙

狀極詭異旌旄鼓吹衛從而舁之予嘗訝而問焉人曰此唐張巡也且言公死時自謂當作厲鬼故世稱公為疫癘之神而崇奉焉嗟夫是何邪說者附會如此耶按唐史公守睢陽如一木支大厦之踣兵盡力竭死不忘君故發憤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此蓋忠義激烈之辭豈謂疫癘之鬼以害天

下後世之人哉所謂厲鬼者乃汎言剛厲之鬼若韓文驅厲鬼之厲非疫癘之癘也誣枉前賢罔惑後世邪說之害一至於此可不辯哉第恨老無能爲不能爲州人毀除淫祠一洗習俗之陋區區謇言用告來者

辯訛

夫江南淫祠在唐爲狄梁公盡毀唐衰禮廢繼以五季之亂妄意徼福謫非其鬼汎然以大號加封柶禱祀典祠廟滋多里巷間土地有祠蓋肇于此吾常以民情推之其始也必以農穀之功本乎土地歲時祀享亦近乎報本之意迨夫廟貌之設無可爲像遂以鄉之有齒爵者當之既久而世代變革承訛踵謬至

有可笑可恠而不可曉者姑以目前言之郡城西南三十里曰梅村廟稱三姑其初必曰某姓三孤之官後乃訛爲三姑也按周禮三孤之貴次於三公即後世所謂少師少傅少保是也村氓巫祝之流無知妄作以孤爲姑又城之東北有稱十姨者必拾遺之訛稱雨淋者必羽林也夫以十姨爲十婦人以雨淋不

室處是則可笑而已至若三姑乃儼然塑少艾三人冶容美飾衆所共瞻且復變九里塘爲九女以附會其無根之談蠱惑人心傷敗風俗有不容不辯者吁甚矣人之好恠也若蘇長公之詩有曰舟中賈客莫謾狂小姑前年嫁彭郎蓋江州有大孤小孤之山澎浪之磯亦訛孤爲姑訛澎浪爲彭郎公戲而譏之意

甚明白有足以破其惑矣如應芳者雖究明是理灼見其非柰無狄公在位之權又無蘇子名世之詩請與鄉之士君子追原俗情遵依法律撤去謬像題其主曰土地三孤之神如此則可以止訛傳息邪說合今朝之令典釋舊俗之群疑且不失其初報本之意若夫掃滌淫祠行之四方有不在我者不喋喋也芻

菟有詢尚俟他日

請修顧元公祠墓呈

某嘗謂古昔名賢合奉烝嘗之禮世俗淫祠豈容混雜其間風化所關事宜改作切見晉散騎常侍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顧元公相門華裔文武全才當時與陸機陸雲並稱三俊王導慕江南之望

張華號南金之奇以樂道而鼓琴能知人而錫炙平
六州之大亂成一代之奇功其他勲業具載信史祭
典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若元公之賢理宜廟食其墓
在長洲縣二十九都皇天蕩南舊有祠堂爲鄉里奉
烝嘗之地近被無知小民將本處廢廟中土地神像
移入本祠夫婦列坐玉石混淆惑亂觀聽於理未應

如蒙撤去續添淫像禁斷樵牧整葺祠宇非惟尊先
賢斥淫祠以明禮法且能正人心厲風俗以裨治道
合行具呈施行

龜巢記

至正丙申春余辟地滬上依舊識里翁劉氏家築室
一區棲婦子差可容膝既而以龜巢顏之客或過余

曰龜亦何嘗有巢哉余曰子不聞乎千歲之龜巢於
蓮葉蓋其以葉為巢初不費經營之力也顧余此室
寔類之儼地里翁地不論直假力鄰伍力不受傭鳩
工度材則有鄉邑諸友人相之故其室不勞而成也
閉門縮首帖然如藏六之龜蟄乎其間此龜巢之所
以名也比數日來春和景明氛埃寢息四境之內桴

鼓不驚田夫野老相與招致涉桑苧之園過桃李之
蹊瓦盆濁醪歌舞酬酢逍遙徜徉又得如曳尾泥塗
者此雖巢外之樂其樂亦因巢而得也但不能噓吸
導引如龜永年苟於此偷生亂離免禍鋒鏑全要領
以終其壽考志願足矣若夫明休咎斷吉凶決大疑
於國家浮洛出書爲太平文明之瑞則同類之中自

有備四靈於斯世者區區巢居之樂與坎井醯甕同
乎一天不知大方之笑爲何如客曰有是哉子之適
意也而今而後吾亦願從子之居以適其適可乎予
曰可客喜而去余因次對客之語用爲記

後龜巢記

是歲八月之望有兵自西州來者火四郊而食其人

吾之龜巢與先世舊宅俱燼矣余乃舟妻子間行而
東過橫山竄無錫期月之間屢瀕於危當是時跼伏
蓬底屏息若堵床者然猶數數引頸回顧以戀其故
土明年仲秋至婁江東近於海潮風汐雨漂搖棲苴
久之遂舍舟從人借屋而寓閱四年居凡五徙聞鄉
邑無噍類以是同室之人幸若再生雖貧窶不以爲

苦且復以為樂也至吾之所樂則又以窮居無事得
專心讀古聖賢書以廣其志仰天不愧俯地不作廓
如也然視此大由吾生若浮與夫龜遊蓮葉者何異
故所至以龜巢名室雖偏仄心有餘裕蓋不以棟宇
為巢而以天地為巢也峻宇彫牆莫知其光華門圭
竇莫知其陋但知此巢自開闢以來歷數千載不壞

吾與萬物同居其間政不必藩籬町畦以自局也以
是而觀區區舊巢墮甑奚恤雖然物之巢居衆矣儼
龜之巢先後固異龜則凝其靈耳若曰以靈自燋亦
其用於世然也世不我用吾生自全吁用不用全不
全繫造物者處之何如非龜所能為也惟兩間之巢
人莫能壞此吾心可恃而安者吾心既安何往不樂

第恐不知者謂無巢而有名疑爲誕故重托毛穎氏告之

龜巢集余昔藏有善本後爲友人久假不歸今是編雖僅十分之一然精華皆在是矣 石里張尚瑗記

嘉慶甲子仲秋余從姑蘓返棹訪慧樓進士于松

陵是日大風雨舟不得發篷牕寂寞從慧樓借書數種是錄亦隨之而至時慧樓方選元文向余假龜巢全集然余寔無此書他日當代求諸好古之家以償其願先筆之卷後爲左券云 古歛鮑廷

博



跋

元毘陵謝龜巢先生詩文集二十卷世罕傳本茲
帙係明嘉靖間先生同邑人葉水心所選冠于景
賢錄首者共詩二十五首文九篇讀之皆瑋琤作
金石聲觀一斑而知全豹嘗九鼎而取一鑿意在
斯乎意在斯乎先生晚遇兵亂隱居橫山著書自

適觀其所撰前後龜巢二記已可見先生之志矣
嗚呼嘉慶戊寅十月望日松陵楊復吉識



